

从个体到社会：仪式的功能与数字化演变

张瑞雪

温州大学教育学院, 浙江 温州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1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7日

摘要

仪式已经超越了特定的文化范畴, 成为人类最根本的社会行为。本文旨在超越传统的功能罗列, 构建一个连接微观心理机制与宏观社会效应的整合性分析框架。首先, 本文阐明了仪式的定义及其主要特征。基于此, 本文系统论述了仪式在两个层面的核心功能与作用机制: 在个体心理层面, 仪式发挥着焦虑缓冲、情绪调节与生命过渡的整合功能; 在群体社会层面, 仪式能够实现文化传承、社会整合与认同强化。另外, 本文特别聚焦于该框架在数字时代的解释力与演进, 论证了数字化仪式如何通过“虚拟共在”、“数据化身体”与“参与式重构”等新机制, 实现并转化上述功能, 并指出其作为“具身认知”路径对人工智能“告知式”的互补价值。最后, 本文结合多个学科的研究成果, 对“仪式”当前研究存在的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 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仪式, 仪式化行为, 心理调适, 社会认同, 数字化仪式

From the Individual to Society: The Functions of Ritual and Its Digital Evolution

Ruixue Zhang

School of Education,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Received: September 18, 2026; accepted: October 16,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7, 2026

Abstract

Ritual has transcended the boundaries of any specific cultural domain to become on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forms of human social behavior. Moving beyond the conventional practice of simply enumerating ritual function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tegrat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links

micro-leve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with macro-level social effects. It first clarifies the definition of ritual and its principal characteristics.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core functions and operative mechanisms of ritual at two levels: at the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level, ritual performs the integrated functions of anxiety buffering, emotion regulation,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life transitions; at the group and societal level, it enables cultural transmission, social integration,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identity. In addition, the paper focuses specifically on the explanatory power and evolution of this framework in the digital age, demonstrating how digital rituals fulfill and transform these functions through emerging mechanisms such as “virtual co-presence,” “the datafied body,” and “participatory reconfiguration,” and highlighting their complementary value—as a pathway of “embodied cognition”—to the “information-delivery” mode characteristic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inally, drawing on findings from multiple disciplines, the paper offer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hallenges currently facing ritual research and outlines directions for future inquiry.

Keywords

Ritual, Ritualized Behavior,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Social Identity, Digital Ritual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仪式,作为一种古老而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贯穿于人类从私人领域到公共生活的各个角落。随着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深入,当代研究对仪式的理解已从静态的功能描述转向动态的过程与机制剖析。个体层面,仪式化行为以可预测的结构提供象征性控制感,缓冲焦虑、调节情绪(Norton & Gino, 2014);群体层面,共同的象征体系与身体实践强化成员认同、促进团结(Xygalatas et al., 2013),在中国多民族语境下更关乎促进族际交往、交流与交融(牛草雨, 2023)。然而,现有研究对个体心理与群体认同两维度的整合仍显不足,数字技术催生的虚拟仪式等新形态亦带来挑战(彭韵, 韩鸿, 2025)。因此,本文拟系统梳理国内外文献,将微观心理机制与宏观社会效应纳入同一框架,为理解仪式的多元功能提供整合性解释。

2. 仪式的核心概念与特征

2.1. 仪式的定义

仪式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学科从各自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界定(Tonna et al., 2020)。涂尔干(Durkheim, 1912)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将仪式定义为“那些与神圣事物相关的、被规定了形式的行为”,强调了仪式的社会性和神圣性。英国人类学家特纳(Turner, 1967)进一步发展了仪式理论,提出了“阈限”概念,强调仪式作为社会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具有化解社会矛盾、重构社会关系的功能。随着研究视野的扩展,当代学者对仪式的理解趋于多元,并开始深入其背后的生理与神经机制。例如,阿尔科塔和索西斯(Alcorta & Sosis, 2005)的研究指出,仪式的重复性与模式化特征具有深刻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并非仅仅是文化习得的产物。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将仪式操作化定义为:一套具有重复性、模式化、象征性且通常脱离直接实用目的的行为序列,旨在为个体或群体建构秩序、生产意义和管理情绪。

2.2. 仪式的基本特征

2.2.1. 重复性与模式化

重复性是仪式的最基本特征。仪式行为必须是可以重复的，并遵循相对固定的脚本或程序。这种可预测性是其产生心理效用的基础。从认知与行为的整合视角看，这种重复性的仪式行为有助于形成自动化的模式，从而减少认知负荷，提高行为效率。霍布森等人(Hobson et al., 2018)指出，仪式的作用部分源于其可重复的物理特征所触发的自下而上的过程，这为理解重复性如何产生心理效用提供了理论视角。模式化则在重复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了仪式的结构特征。仪式并非杂乱行为的简单叠加，而是由一系列有序的动作、言语或符号(薛秋, 尹可丽, 2023)以特定方式组合而成的完整行为序列。这种结构化的特征使仪式区别于普通的日常行为，从而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和功能。例如，个人睡前的固定流程通过重复强化，成为身体熟悉的“信号”，有助于诱导睡眠。

2.2.2. 象征性与意义负载

仪式行为的力量不在于其物理属性，而在于其承载的象征意义。握手象征着友好与协议，祭品象征着人与超自然世界的沟通，敬酒举起酒杯并相碰，象征敬意、祝福、联盟的确认。仪式通过将抽象的意义赋予具体的行为和物体，使复杂的观念和情感得以表达和传递(Turner, 1967)。象征性使仪式成为一个强大的意义生产和再生产系统(Geertz, 1973)。也就是说，仪式通过一套高度模式化的象征性“语法”，确保了关键的社会规范得以被有效学习、记忆和传承。在这个系统中，日常物品和行为被赋予特殊的意义，成为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载体。例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清明节扫墓仪式中的纸钱、香烛等物品，不仅是对逝者的物质供奉，更是对家族延续、孝道文化等价值观的象征性表达。

3. 仪式在个体与群体层面的功能

3.1. 个体心理层面的功能

3.1.1. 焦虑缓冲与情绪调节功能

仪式最核心的心理功能之一是缓冲焦虑。当个体面对不确定或高压情境，它以可预测的结构帮助个体重获控制感(Norton & Gino, 2014)，以象征性控制补偿实际控制感的缺失(Whitson & Galinsky, 2008)。进化视角下，博耶和利纳尔(Boyer & Liénard, 2006)认为仪式化行为源于古老的“风险预防系统”，当该系统被不确定性过度激活，固定重复的动作即释放安全信号、降低警觉与心理压力(Lang et al., 2015)。面对丧失时此功能尤显：葬礼以结构化流程引导生者完成与逝者的心理分离，将混乱情感纳入有始有终的意义叙事，促进哀伤的整合与疗愈(Norton & Gino, 2014)。

3.1.2. 认知控制与注意聚焦功能

仪式通过提供一套高度模式化的预设行为序列，能够帮助个体节省认知资源，将注意力集中在当前任务上。面对复杂任务或多线程处理时，前额叶皮层需要消耗大量认知资源进行计划、监控和决策。而仪式化的行为，由于经过多次重复，可以转化为自动化或半自动化的程序(Hobson et al., 2018)。这类类似于驾驶汽车，新手需要全神贯注，而老手则可以“不假思索”地完成大部分操作。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看，仪式的重复性和模式化特征可能通过强化特定的神经通路，促进自动化加工的形成，从而释放前额叶皮层的认知资源，提高认知效率(Hobson et al., 2018)。例如，运动员在比赛前执行的固定热身仪式，不仅有助于身体准备，更重要的是帮助其排除干扰，将心理资源集中在比赛本身。

3.1.3. 意义建构与过渡整合功能

在人生重大转折或身份转换时期，仪式发挥着重要的意义建构和过渡整合功能。特纳(Turner, 1967)

的“阈限”理论强调仪式在社会过渡过程中的作用，他发展了范热内普(Van Gennep, 1960)的经典模型，指出仪式通过创造一个介于两种稳定状态之间的过渡阶段，帮助个体完成身份转换和心理调整。这一过程对意义建构至关重要。例如，重病确诊会使人陷入充满不确定性的阈限状态，但患者自发形成的个人仪式，表面服务于治疗，实则混乱体验强加秩序、在失控中创造控制感，并建构“积极应对”的意义叙事，最终将疾病经验整合进新的生命故事，完成心理过渡。

3.2. 群体社会层面的功能

3.2.1. 文化传承与内部凝聚功能

仪式是文化基因的核心载体，群体的价值观、历史记忆与生态知识藉代代相传的实践得以编码、储存与传递。格尔茨(Geertz, 1973)将仪式视为“文化文本”，认为其以象征语言铭刻群体的文化智慧。在中国多民族语境下，这一功能尤为生动：彝族火把节以点火把、祈福等程式化行为，传递关于时间、劳作与社群协作的古老智慧，使参与者在身体与情感层面内化民族认同(蔡富莲, 2021)。他们不是在“学习”文化，而是在“体验”与“成为”文化。蒙古族那达慕的“男儿三艺”亦高度仪式化，象征游牧所需的勇气与技艺，参与者于激昂情感中完成对民族精神的身体认同(艾丽娅, 2025)。具身性与情感性使抽象文化观念可感可触，从而实现高效的文化内化与传承。

3.2.2. 社会整合与关系协调功能

仪式也会促进社会整合。涂尔干(Durkheim, 1912)指出，仪式借聚集人群、执行共同行动与关注共同象征，激发“集体兴奋”或情感连带：个体自我意识暂时减弱，感受到与集体融为一体的“集体欢腾”。这种共享的高强度情感强化成员对图腾、旗帜、口号等符号的尊重，并转化为日常的社会团结与道德义务。在中国多民族背景下，该整合功能呈现独特形式：傣族泼水节、白族三月街等传统节庆正从“文化独享”转向“社会共享”(牛草雨, 2023)，其开放性使之成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活态平台。此外，仪式也协调社会关系(邹小燕, 尹可丽, 陆林, 2018)，传统婚礼中的礼物交换与宴请等仪式性行为使得新的亲属关系得以确认与强化。

3.2.3. 认同表达与集体认同建构功能

仪式是认同的公开声明与操演平台，个体在参与中既表达群体归属，也持续强化与重构认同；在现代国家背景下，国家仪式成为传递共享价值、塑造集体认同的重要载体。贝尔(Bell, 1997)指出，仪式借形式主义、传统主义与纪律性自然化权力关系，将主导意识形态塑造为不言自明的真理。升旗仪式即典型例证：庄严程序与共享情感将公民身份与集体认同相连(缪学超, 2017)，规范化动作与集体凝视使国家象征经重复的身体参与内化为个体认同，实为身体化的规范内化过程。那达慕、火把节等民族节庆中展演国旗国歌，则将集体认同与民族文化融为一体，成为共享的集体认同的生动体现(尹伊美, 2024)。

3.3. 从个体情感到社群规范的机制连接

仪式研究长期在个体心理与群体社会两个层面分别展开，微观机制与宏观效应之间的连接仍显薄弱。涂尔干(Durkheim, 1912)已指出集体仪式通过情感汇聚形成社会团结，但个体情感如何转化为群体规范，这一中间过程始终缺乏清晰的理论说明。柯林斯(Collins, 2004)的互动仪式链理论为此提供了系统的解释框架。该理论认为，仪式的核心机制在于参与者通过共同关注与情感连带，在互动中首先产生即时的集体兴奋，并进一步积淀为可累积、可再投入的情感能量。个体在仪式中获得的情感能量越多，越倾向于持续参与，并在反复参与中将仪式所承载的符号与行为秩序内化为群体规范。这一机制在数字语境中同样适用，例如在线上社群纪念活动中，统一的发帖格式与时间节点为个体情感提供了结构化的表达容器，弹幕与虚拟礼物构成“在场证明”，使私人的哀思转化为可被他人感知的公开信号；参与者由此获得集

体兴奋与情感能量,驱动其持续参与,进而使特定符号(如纪念标签、专属表情)获得神圣性,参与秩序沉淀为社群规范。由此,个体情感经由情感能量的中介,最终固化为社群认同与规范。

4. 仪式的数字化演进

数字技术的普及并未消解仪式,而是催生了其新的展演形态。线上祭奠、虚拟毕业典礼、游戏中的赛季庆典、直播间里的集体打卡——这些“数字仪式”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仪式的发生地从物理空间转向数字媒介,其定义性特征、心理社会功能及内在机制发生了何种延续与变革?通过系统分析发现数字仪式绝非传统的简单平移,而是仪式在数字化语境下的适应性演化,它既验证了仪式核心功能的稳定性,也揭示了其作用机制的新路径,更在知识论层面展现出超越当前人工智能范式的独特潜力。

4.1. 数字化语境下仪式核心特征的延续与演变

4.1.1. 重复性与模式化的强化与量化

数字仪式的可重复性因技术的可记录与可复制性而得到空前强化(于晶,毋家宝,2025)。一场网络直播的周年庆典可以被无数次回放、参与。其模式化不仅体现在行为序列上,更被平台的功能设计所固化(如固定的弹幕格式、礼物特效、签到流程)。同时,参与度被数据化与游戏化(点赞数、转发量、连续签到天数、虚拟成就徽章),这使得仪式的“重复”变得可测量、可展示,并内嵌了游戏化的激励循环。

4.1.2. 象征性的数码转译与增殖

仪式符号经历了从实物到数字图像的“转码”(陈世华,徐嘉敏,2023)。祭品变为虚拟蜡烛或电子鲜花,握手变为表情包或定制礼物动画(谭婉瑟,2024)。这些数字符号具有无限可复制、可定制、可快速传播的特性,使得象征意义的生产与扩散效率极大提升。例如,在特定事件中,一个表情包可以瞬间成为千万人表达共同情感的仪式性符号。

4.1.3. 工具性的复杂化

数字仪式行为的经济工具性有时更加暧昧复杂(Castor,2022)。传统仪式中,表达性目的与工具性目的通常界限分明,但数字平台的技术架构与商业逻辑将两者紧密编织在一起。以直播“打赏”为例,用户赠送虚拟礼物既是表达支持、建立情感联结的仪式性赠与,其数据又实时转化为主播的经济收入与平台的流量排名,使得纯粹的情感表达与直接的经济交易融为一体。这种工具性与表达性的交织,是数字仪式的一个标志性新特征。

4.2. 仪式功能的数字实现、增强与异化

4.2.1. 个体心理层面功能的实现、增强与异化

首先是焦虑缓冲与情绪调节的“远程实现”,在物理隔离的情境下,数字仪式成为维系正常感与掌控感的关键(于晶,毋家宝,2025)。通过视频会议的“云聚餐”、“云祭扫”,个体借助一套熟悉的线上程序,在不确定中重建了社交秩序与情感联结,有效缓冲了孤立带来的焦虑。其机制从依赖物理空间的共在,转化为依赖媒介界面的“虚拟在场”与“程序同步”。其次,在面对个人生命事件时,数字平台允许个体编织更丰富、公开的意义叙事(Cabañero,2026),体现了仪式意义建构的“分布式叙事”。例如,社交媒体上带标签的康复日记,将私人病程转为可被见证与反馈的公开通过仪式,这就是意义建构从内向转向观众参与的分布式过程。但数字环境亦削弱仪式的认知简化功能:信息流与多任务并存,通知公告频繁打断预设序列,使认知卸载困难,甚至加剧认知负荷。

4.2.2. 群体社会层面功能的实现、增强与异化

数字直播与虚拟现实(VR)体验使文化传承超越地域限制,年轻一代在游戏中复现传统仪式,并非被

动接受,而是在互动中主动“重构”与“再体验”文化(Cheng et al., 2025),实现文化基因的创造性传承。数字仪式亦造就了基于兴趣而非地缘的“虚拟部落”:粉丝群的控评、打榜,电竞队伍赛前的特定互动动作,皆高度仪式化(赵瑜, 段家欣, 2024),以同步的线上行为生成“虚拟共在感”与情感能量,复现涂尔干所说的“情感连带”,但团结基础更脆弱流动。此外,数字参与留下清晰的数据轨迹,构成“数据化身体”的一部分,公开宣示个体的社群身份与忠诚度,使认同的建构与数据生产紧密结合。

4.3. 数字仪式对 AI 的超越与未来前沿

主流人工智能是告知式与抽象符号性的,高效重组信息却缺乏亲身体悟的根基,“正确性”高度依赖使用者的判断力。这恰凸显仪式化实践的价值:仪式本质上是“通过身体知晓”的具身认知,数字仪式的前沿方向正是以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与触觉反馈,将 AI 的“告知”转化为可参与的“体验”(李振鹏, 刘玉堂, 2025)。医学生不再仅借 AI 问答学习术式,而在 VR 中反复演练仪式化的术前准备与操作流程,于虚拟“身体记忆”中内化知识;历史文化学习者亦在 AR 中“亲手”复原虚拟祭祀,在动作中理解礼器的象征体系。

5.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5.1. 研究局限

5.1.1. 微观心理机制与宏观社会文化效果研究之间存在隔阂

当前仪式研究的一个核心局限是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研究的脱节。心理学研究多关注仪式的个体心理机制,但往往忽视了这些机制运作的社会文化语境;而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虽然重视仪式的社会文化维度,但对个体心理过程的探讨相对不足(Hobson et al., 2018)。这种脱节限制了对仪式功能的全面理解。如何整合不同学科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工具,建立连接微观体验与宏观社会效应的桥梁,是未来研究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5.1.2. 对数字化仪式新形态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线上仪式、虚拟典礼等新形态不断涌现,但对这些新现象的研究明显滞后。传统仪式理论建立在面对面互动的基础上,其概念和框架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数字环境,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数字仪式研究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如何捕捉和分析虚拟空间中的仪式行为?如何评估数字仪式的情感连带和认同建构效果?这些问题都有待回答。

5.1.3. 对仪式潜在负面功能的关注有待加强

仪式在创造内群体认同与情感连带的同时,逻辑上也可能强化对外群体的偏见与敌意。霍布森等人(Hobson et al., 2017)的实验表明,群体共同执行新颖仪式后,成员在经济博弈中对同组更亲社会,对外组更吝啬不公;神经影像显示该偏向伴随腹侧纹状体等奖赏脑区的激活差异。其机制在于仪式将群体核心价值观“神圣化”(Jones, 2013),一旦身份被赋予不可侵犯的地位,感知到的威胁便引发防御反应,甚至被正当化为对“异己”的排斥与攻击(Sheikh et al., 2012)。历史上许多冲突正是借贬损“他者”或净化自身的仪式被动员与合法化。因此未来研究须纳入批判视角,不仅要问仪式如何凝聚“我们”,也要问这种凝聚是否以及如何排斥“他们”。

5.2. 未来研究方向

5.2.1. 探索微观与宏观研究的整合路径

未来研究要建立整合微观心理机制与宏观社会效应的理论框架。这种整合可以通过多种路径实现,例如在真实仪式场景中同步收集参与者的生理数据、行为观察和深度访谈资料,从而在具体社会文化语境中理解仪式的心理过程。跨学科合作是推动这种整合的关键。心理学家需要更加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对

心理过程的影响，而社会科学家则需要更多关注个体的心理体验和神经机制。这种整合不仅可以丰富仪式研究的理论视角，也有助于发展更全面、更深入的解释框架。

5.2.2. 深化对数字化仪式的研究

对于数字仪式研究，还需发展适合数字环境的概念框架和分析工具，准确描述和解释虚拟仪式的新特征和新机制，并系统比较数字仪式与传统仪式的异同，探讨数字技术如何改变仪式的体验和功能。具体而言：其一，将平台架构纳入观察范围——算法推荐、礼物机制与界面设计本身即参与塑造仪式，而非仅记录用户行为；其二，在真实社群中操纵参与格式的结构化程度或同步性，以识别因果方向与边界条件；其三，将数字仪式与线下仪式置于同一测量工具下比较，明确“变”与“不变”的具体维度，避免笼统断言。

5.2.3. 加强批判性视角

未来对仪式的研究需强化批判性视角，以突破当前过度聚焦积极功能的局限。第一，将外群体后果纳入因变量：现有实验多只测内群体亲社会行为，须同步测量偏见、歧视与排斥，并检验其边界条件。第二，以纵向或经验取样设计考察内群体认同与外群体敌意是否随时间同步增强，并检验情感能量是否构成二者的共同中介。第三，研究仪式如何被动员为贬损“他者”或正当化群体冲突的工具，而非仅考察其整合功能。同时，研究须突破单纯的功能描述，推动该领域实现更深层的理论自觉与社会价值。

6. 总结

本文梳理仪式在个体心理与群体认同中的研究，连接微观心理机制与宏观社会功能，形成整合性分析视角。理论层面，仪式研究揭示人类如何以模式化的行为序列应对不确定性、建构生活意义与维系社会团结；实践层面，把握仪式机制可为促进心理健康、加强社会整合、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指导。数字时代并未消解仪式，而是促其核心特征与功能发生适应性转移：从“身体共在”转向“虚拟共在”，社会心理功能借“分布式叙事”“数据化身体”等新机制得以延续演化。更重要的是，数字仪式作为“通过身体知晓”的具身认知实践，为弥补人工智能(AI)“告知式”缺陷提供关键路径，“具身数字仪式”展现出前沿的应用与理论潜力。

因此面对社会变迁与技术革新，仪式研究需要在继承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勇于探索新领域，创新研究方法，加强批判反思。特别是在全球化、数字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理解仪式的变与不变，如何把握传统与现代、虚拟与真实的复杂互动，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 艾丽娅(2025). 互动仪式链视域下蒙古族那达慕的社会文化功能研究. *新楚文化*, (31), 86-88.
- 蔡富莲(2021). 彝族祭祖仪式中的献祭叙事与文化记忆. *宗教学研究*, (4), 192-200.
- 陈世华, 徐嘉敏(2023). 规训与祛魅: 数字仪式的多维审视. *中州学刊*, (7), 168-176.
- 李振鹏, 刘玉堂(2025). 数字时代的民俗传承: 实践范式与理论反思. *学习与实践*, (5), 125-132.
- 缪学超(2017). 升旗仪式中的国家认同与社群记忆.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5(3), 97-102.
- 牛草雨(2023). 仪式观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研究. *东南传播*, (6), 103-106.
- 彭韵, 韩鸿(2025). “仪式观”视角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生机制及数字化路径——基于凉山彝族青少年“数字游戏成年礼”的案例调查. *民族学刊*, 16(3), 22-34+150.
- 谭婉瑟(2024). 数字化传播与发展下节日仪式符号的重构. *新楚文化*, (12), 77-79.
- 薛秋, 尹可丽(2023). 集体仪式的替代品: 世俗中的同步动作及其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31(7), 1303-1317.
- 尹伊美(2024). 传播仪式观下少数民族节庆活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析——基于广西“壮族三月三”歌圩节的

- 观察. 视听, (5), 143-146.
- 于晶, 毋家宝(2025). “微在场”: 数字技术重构互动仪式的实践逻辑——以“云自习”直播为例. *新闻记者*, (3), 54-71.
- 赵瑜, 段家欣(2024). 媒介仪式与阈限经验: 虚拟主播观众社群的互动实践及其制度化.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5(2), 116-125.
- 邹小燕, 尹可丽, 陆林(2018). 集体仪式促进凝聚力: 基于动作, 情绪与记忆. *心理科学进展*, 26(5), 939-950.
- Alcorta, C. S., & Sosis, R. (2005). Ritual, Emotion, and Sacred Symbols: The Evolution of Religion as an Adaptive Complex. *Human Nature*, 16, 323-359. <https://doi.org/10.1007/s12110-005-1014-3>
- Bell, C. (1997). *Ritual: Perspectives and Dimens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yer, P., & Liénard, P. (2006). Why Ritualized Behavior? Precaution Systems and Action Parsing in Developmental, Pathological and Cultural Ritual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9, 595-613. <https://doi.org/10.1017/s0140525x06009332>
- Cabañero, M. K. F. (2026). Digital Mourning as Psychospiritual Care: A Filipino Cultural Reflection on Grief, Ritual, and Meaning. *Pastoral Psychology*, 75, 99-117. <https://doi.org/10.1007/s11089-025-01280-w>
- Castor, N. F. (2022). Ifá/Orisha Digital Counterpublics. *The Black Scholar*, 52, 17-29. <https://doi.org/10.1080/00064246.2022.2079065>
- Cheng, Q., Zhang, F., & Feng, Z. (2025). Immersive Experiences and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 Interactive Ritual Chain Perspective.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59, Article 101417. <https://doi.org/10.1016/j.tmp.2025.101417>
- Collins, R. (2004).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urkheim, É. (1912).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George Allen & Unwin.
-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Basic Books.
- Hobson, N. M., Gino, F., Norton, M. I., & Inzlicht, M. (2017). When Novel Rituals Lead to Intergroup Bias: Evidence from Economic Games and Neurophysiolog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 733-750.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7695099>
- Hobson, N. M., Schroeder, J., Risen, J. L., Xygalatas, D., & Inzlicht, M. (2018). The Psychology of Rituals: An Integrative Review and Process-Based Framework.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2, 260-284. <https://doi.org/10.1177/1088868317734944>
- Jones, D. (2013). Social Evolution: The Ritual Animal. *Nature*, 493, 470-472. <https://doi.org/10.1038/493470a>
- Lang, M., Krátký, J., Shaver, J. H., Jerotijević, D., & Xygalatas, D. (2015). Effects of Anxiety on Spontaneous Ritualized Behavior. *Current Biology*, 25, 1892-1897. <https://doi.org/10.1016/j.cub.2015.05.049>
- Norton, M. I., & Gino, F. (2014). Rituals Alleviate Grieving for Loved Ones, Lovers, and Lotter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3, 266-272. <https://doi.org/10.1037/a0031772>
- Sheikh, H., Ginges, J., Coman, A., & Atran, S. (2012). Religion, Group Threat and Sacred Values.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7, 110-118. <https://doi.org/10.1017/s1930297500002965>
- Tonna, M., Ponzi, D., Palanza, P., Marchesi, C., & Parmigiani, S. (2020). Proximate and Ultimate Causes of Ritual Behavior. *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393, Article 112772. <https://doi.org/10.1016/j.bbr.2020.112772>
- Turner, V. W. (1967). *The Forest of Symbol: Aspects of Ndembu Ritua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Van Gennep, A. (1960). *The Rites of Passa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hitson, J. A., & Galinsky, A. D. (2008). Lacking Control Increases Illusory Pattern Perception. *Science*, 322, 115-117.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59845>
- Xygalatas, D., Mitkidis, P., Fischer, R., Reddish, P., Skewes, J., Geertz, A. W. et al. (2013). Extreme Rituals Promote Prosocialit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 1602-1605.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2472910>